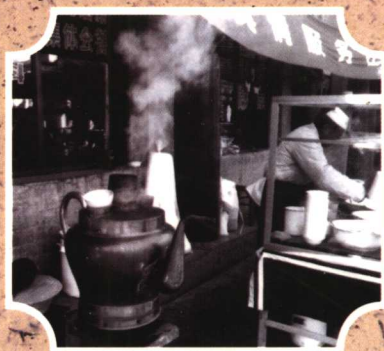




老北京的小胡同

萧乾著



上海三联书店



老北京的小胡同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北京的小胡同/萧乾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1

ISBN 978-7-5426-2454-3

I. 老... II. 萧...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1158号

老北京的小胡同

著 者 / 萧 乾

责任编辑 / 戴 俊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林信忠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版 次 / 2007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10千字

印 张 / 22.75

ISBN 978-7-5426-2454-3/I · 304

定价: 29.80元

目 录

篱下.....	1
落日.....	10
一只受了伤的猎犬.....	17
矮檐.....	23
栗子.....	37
皈依.....	46
邮票.....	60
县.....	69
鹏程.....	81
参商.....	95
蚕.....	110
道旁.....	118
俘虏.....	133
雨夕.....	142
印子车的命运.....	147
邓山东.....	155
花子与老黄.....	163

小蒋.....	174
往事三瞥.....	182
北京城杂忆.....	189
一、市与城	
二、京白	
三、吆喝	
四、昨天	
五、行当	
六、方便	
七、布局和街名	
八、花灯	
九、游乐街	
十、市格	
东车站.....	212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214
一、文明始自安全	
二、文明小议	
煞风景	
“后无来者”	
圈套和陷阱	



三、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屋顶何不成花园?

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

要有一个保修期

四、漫谈自选市场

五、文化夜市好

六、泡

七、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老北京的小胡同.....225

东直门.....228

小黑的友情.....230

终身大事.....232

一、宿命

二、浪漫

三、实际

四、变迁

五、标准

六、灵与肉

七、异与同

八、基础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247

一、银铃和雪橇

二、安娜

三、超自然的存在

四、真理大厅

五、不光彩的后盾

透过活物看人生.....268

我的医药哲学.....282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286

我们这家夫妻店.....290

我的书房史.....295

我这两辈子.....299

哎，我这意识流.....308

校门内外.....320

老唐，我对不住你.....345



篱 下

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姥姥死了，当然只好住姨家。环哥认为妈路上的嘱咐是多余的。他蹦着闹着，小耳朵就没听进那句辛酸话：“咱日子这下可苦了。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

妈和爸吵嘴，甚而动手，村儿里谁没听惯了。爸爸半年不在家，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吵了嘴后，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一向总是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村几十来里。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驮去的。姥姥家龕上供着小小铜菩萨。那圆胖胖的磬，只要轻轻一弹，就有铮铮的响声——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可是，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不然，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

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吵着吵着啪嚓一声，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妈忙用胳膊搪开。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吧咕吧咕地批打起来。妈哭。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鸭儿也哭。吓得卧在薯秧垛上的狗嗷嗷地叫了起来。还是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搀了出去。妈就伏在土炕沿上，委曲地由喉咙里抽噎着，间或骂着：“没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来了。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逼妈画押。闹腾了一夜哪。天亮，环哥就由熟睡中被拖下炕来。一条褥套和一只柳条箱都系在秃王牲口的背上了。环哥记得快出房门时，爸挥着镰刀瞪着眼问他：“兔鬼子，跟她还是跟我？”环哥往妈怀里一扑，登时一个尖尖硬硬的指头就由脑后戳来：“给我滚，连老带小的。打官司我不在乎！反正你他妈的画押了。滚，滚你臭娘家的蛋。”

路上秃王问：“三嫂，公母俩又怎么啦！三哥在京里的事不挺有油水吗？”妈咽着泪水，任那松松软软的驴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后仰地，默默无言。直到出了村儿，秃王才勒住缰绳问：“老太太是过去了，咱们这回该奔哪儿呢？”妈用干干的嘴唇说：“驮我到城里北门，

投奔我妹妹家去吧。”

于是，过了张家庄的黍子地，环哥就看见高粱穗上露出一座破旧的城门楼。“上城里去哩！”环哥乐得直颠着身子。那畜生感到背上的担负起了变动，长长的耳朵即刻竖了起来。妈忙抱住环哥，咬着牙床说：“你个没心的烧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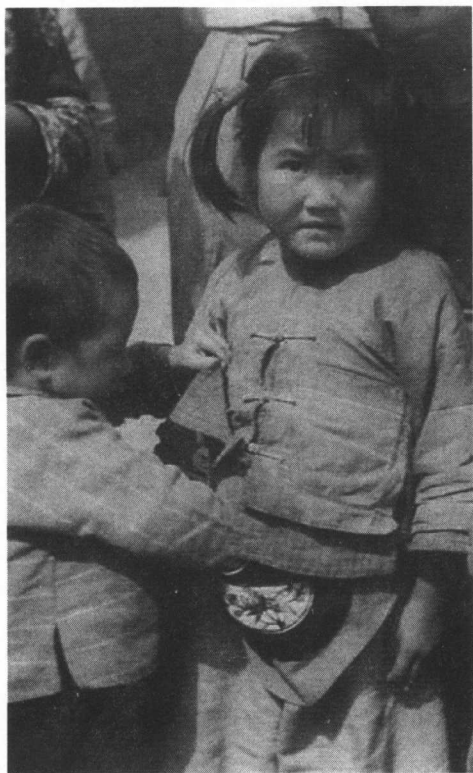
把带来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腾出的一间厢房后，妈就开始呜咽着跟姨数落起来。姨口口声声地说：“离了倒好。可不能就这么离！”

这时，姨家表弟进来了。一个推了学士头，白嫩，腼腆，毫没有村野气的体面书生。两天来不息的呜咽声已把环哥的耳朵哭钝了。经过大人的引见后，环哥就跑去和体面的同伴亲昵起来。呶了呶嘴，趁那老姊妹密谈的时候，两个便溜了出去。

直到晚饭时分两个才转了来。四只泥污的手伸给两个愁苦着的母亲看。环哥笑嘻嘻地还直夸这里护城河的泥鳅大，讥笑着表弟多么胆

子小呢，姨父早把眼睛瞪圆了，要打表弟。姨忙在那正颜厉色的男人臂上搥了一把，转过头来叫他们洗了手换好了衣服再来吃。

天不早了，环哥的小肚里噜噜噜地响了起来，他饿得恨不这时有一大柴锅冒蒸气的玉米给他啃，但姨家的锅勺是响在另一间叫作厨房的屋子里。摆在眼前的是盘碗碟筷，整齐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躯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冷不防妈把他拖了下来，恶狠狠地瞪他两眼。“妈变样儿了！”环哥心里奇怪着。



老北京旧影

姨父嘴唇上有黑压压的那么两撇，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儿都留胡子呢。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说：“地方有的是，都是一家人。”对这友善的男人，妈仿佛倒要哭了出来。环哥顾不得这许多，只用小手握住那红漆筷子，就把塞在喉咙间的米粒顺溜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并不时地伸长胳膊，扯着小脖子，用筷子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这时，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挟进他碗里去，跟着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晚上，在姨给妈送来一件城里人穿的褂子走了后，妈气冲冲地指着环哥的鼻尖说：“给我丢人来啦！”

睡在一张木床上哩。姨家的什么都讲究——比姥姥家强多了。环哥躺在那张木床上，晃着小脑袋，想着姨家堂屋条案上那玻璃盆景，花花绿绿的。簋瓶里还插有大大荷叶托着的纸莲花。他翻过身来问：“妈，妈，姨家八仙桌上答答答响着的是个什么呀？”焦急着的妈听到这琐碎的话自然会生气的，就推了他一掌：“小鬼，睡吧。烧猪！”

环哥挨了妈的揍，就赌气用被角把头蒙了起来。他算计着在这黑暗严密的角落里做梦一定不会遭到妈妈干预了。他就闭上眼想：姨家的门口还有三磴台阶呢！台阶下成天过着车呀马的。哪像家里：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要不就一片死寂寂的坟堆子。姨家院里还养了肥胖的龙睛鱼哪！姨家房檐底下有燕窝，老燕儿不时地咕叽咕叽地叮叮着小燕儿。还有呢，姨家表弟会唱学堂里的曲儿。表妹穿的是有花纹儿的皮鞋……

天一亮，妈就坐在床沿裹脚。还给环哥盖被呢，这孩子正闭了眼睛温习着小脑袋里所贮藏的一些新鲜事物哪。经妈一盖，就索兴踢开被筒，坐了起来。

“睡吧，环哥！”妈低声说。

“妈，妈，姨家后院那棵枣树结的是长的还是圆的？比咱——”

“你管哪！可不准在这儿撒野。这不比咱家。这儿是城里，又是别人家。瞧，你咋几个把表弟胡带，惹祸啦！”

“去河边玩玩算啥？妈，你平常还让我去窑坑里摸螃蟹呢！”

“要命鬼！这不比平常啦。这是别人家！”

“不比平常”，“别人家”，环哥似乎听懂了而又不真懂。横竖，若

在家里，这时鸡就该叫了。环哥躺不住。他要看那肥胖的龙睛鱼去。他要起来。

“给我睡下，小鬼。”

“干么，平常这时我不已经该去拾粪了吗？”

“又说平常！这是城里。人家还没起呢，你不能胡闹！”

环哥一定要爬起来。他睡不住了。那柔软的棉被像是生了刺，老扎着他那粗皮肉。他的后脖颈没有练成和枕头摩擦的工夫，照例是一醒来就得爬起的，他哪睡得下去。

但妈死命地捺住他，直到他答应起来也不出房门。

系好了鞋带，可就不能不下地了。哪里闲得住呢！环哥在房里揉着眼睛，转了转，对妈说：“妈，我要去撒尿。”这回妈真没法子拴住他。环哥把妈那无可奈何的眼色解释作应允了，咚的一声就把门推开。等到妈跑向门边想嘱咐他什么时，孩子已牵了裤腰，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细砖垫高起来的鱼缸去了。

上房里有了一声沉闷的咳嗽。环哥回过头来看，门是严严地为秦琼把守着，仅有的那块通亮的玻璃窗也还用花花的布遮了起来。看了这死闷劲儿，环哥吐了口唾沫，像是说：“懒骨头，起来吧，这儿多凉爽！”

又是一声带些黏痰的咳嗽，跟着是都市小孩才醒时的一声慵懒、娇气的啧啧声。环哥不屑地扯开了裤带，对准一棵花——在他，那也是菜园子里的货——撒起尿来。

他还悠闲地仰了头，看看游动着的晨云会不会凑起一阵雨来呢，上房里却有了声音：“这是谁呀！”

环哥的妈妈听到了，赶紧蹿出房门把他扯回房来，咬牙切齿地说：“丢人啊，这不是田里！”

环哥懊丧地低了头。真倒霉，大清早晨的！

这晦气直到吃早粥时看到了表妹梳好的圆滚滚的辫子才消掉。看到那缠了红绒头绳的辫梢，环哥不知道该怎么逗逗这女孩才好。

吃过早粥，表弟挟了书包去念“人之初，狗咬猪”去了。环哥问妈“有啥活儿干啊”，意思是该背起柳筐来拾粪去呢，还是拿了镰刀去割草。可是，这是城里，城里的人是只念书的。连妈想找事做还没有头绪呢。



就说：“小兔崽子，你给我乖乖儿地在房里呆着就是干活儿了。”

这，环哥哪儿成，一个爬惯了树钻惯了高粱地的孩子！一转眼，他就丢下衲鞋底子的妈，溜出房去了。

一出房门，就见到梳了黑漆漆、圆滚滚辫子的表妹蹲下两条小腿，低着腰，在花丛里拾些什么。环哥赶紧跑了过去。看到那小手正捡花丛下细碎的小黑花籽，就也帮起忙来。小姑娘告诉他是夜里风吹下来的茉莉籽。环哥不在意这些。种籽他见到的多了：红豆、茄子、芝麻，什么都看见过。这算啥，不稀罕。他不过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果然，不一会儿表妹就和他熟得环哥长环哥短地叫了起来。

环哥和谁一熟，就得先试试他。意思是：就得逗逗他，看他到底急不急。他帮表妹拾完花籽，就说：“该叫我掐两朵给我妈了！”表妹摇摇头来。环哥居心逗她么，就索性把顶大的一朵掐了下来。登时，小姑娘就忘掉了适才的友谊，哭了起来。呜咽着，嘟囔着“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地走进厢房来。她揉着大辫梢。噘着小嘴告状说，“你们的环哥”怎样怎样地“缺德”。

妈听了多扎心哪。明知道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而且，她哪有心去戴那抢得已碎成八瓣的花！但为了告状人的身份，她只好用手拍拍外甥女抽搐着的小肩膀，腾出另一只手来，再在亲生的肉上拧两下。

疼啊，环哥一向对付身体上折磨的办法是一阵巨大而无泪的嚎啕。（这也许是他由村儿里驴子学来的）当前，虽然是在别人家，他也不肯收住自己的嗓门。

于是，午饭的时候，姨父好心地劝妈还是别打孩子。

没有了同伴，环哥后悔起来。悔不该招惹经不住逗的表妹。如今，她被监在房里，握了一管细毛刷子描起横竖的红道子来了。环哥用忏悔的心伏在窗口，守着那一个个红的字都为那刷子严严实实地涂黑了。她挺着辫子，一点儿也不回头。环哥腿都立酸了，就怅然地走下阶来。

阶前正蠕动着一簇黑乌乌的蚂蚁。他即刻蹲了下来，用涎水淹那正在向同一方向前进着的蚂蚁。看那些纤细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动弹能力的可怜，他出神地笑。笑着笑着石阶上一阵囊囊的皮鞋声。他忙抬起了头，却是那一丝笑容也不带的姨父的脸。

“积点儿德！唾沫多脏啊！”

“唾沫哪儿脏啊！”环哥心想：你那痰才脏呢。

“站起来吧！”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顶嘴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服从者。“今儿早晨谁在院里小便？”

“小便？我倒撒了泡尿。”环哥顽皮地笑着。

“哼，拐过角去就是茅房。以后别再——”

听到这番责问的妈，赶忙走了出来。先问问妹夫是去衙门吗，接着承认这孩子不懂规矩，然后才转过头来，悻悻地说：

“环哥，你——你给我立刻进房里去。”

环哥擦着鞋跟，不甘心地踱回房去。

“这下你可好了。姨父不让我打你，你就放手闹开啦。鬼，我哪辈子欠下你家的债，受你们老的小的欺负。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要命啊，我一死你就好了——”环哥的妈数落着哭了起来。几日的委屈，由于她这孩子一时的不体贴，都勾引出来了。她坐在床沿上，呜呜地哭。

环哥乖了。他呆呆地倚着床沿，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他意识着寂寞了。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狭窄”“阴沉”是它的特质。妈以为他老实了呢，他却在想着家里那条体己的黄狗。他想着黄昏的高粱怎样一仰一俯地向他点首。豌豆地里爬了多少勇敢苗条的螳螂。他想着二秃子快积足了的一百单八将洋烟画片。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驴要下小驴儿了。杜家的猫又快要生养了，还答应给环哥一只小猫呢。他想起这场雨秋瓜要完了。梁家园的枣快熟了吧，该约谁扛了小竹竿去偷呢。

想到枣，环哥凑近窗口，对着那山屋脊背后伸出来的枣树出神。看到那挂满了红绿果实的树枝，使他下意识地感到家乡味来。一个由田间原野来的孩子看了那颜色，即刻就体会到身体该如何动作才能攀到那果实最繁多处。

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了，但看到妈愁苦的脸，又唤回适才那悲哀来。城市多寂寥啊，听不见一声牛鸣，听不见一句田歌。总是哇呀哇呀的人声。直等到好久好久，才有了一阵敲门声。

表弟下学了。这是他唯一的同伴，还不曾吵过架的。这书生的背

影是太大的诱惑了。他发誓不再惹恼他。他要好好地留着这同伴。

鬼鬼祟祟地，又给他混出房门了。

“干么玩儿呢？”这被老师监了一天的白面书生忘掉了昨天的事，趁爸不在家，就又贪起玩来。

于是，环哥问：“你会打辘轳吗，那圆滚滚，噜噜噜的玩艺儿？”

“不会。”

“你会擰甜棒儿吗？”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环哥一抬头，高起兴来了，两只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肩膀问：“你会爬树吗？”

“不会。”

“来。”环哥牵了表弟的袖头往后院走。“我爬给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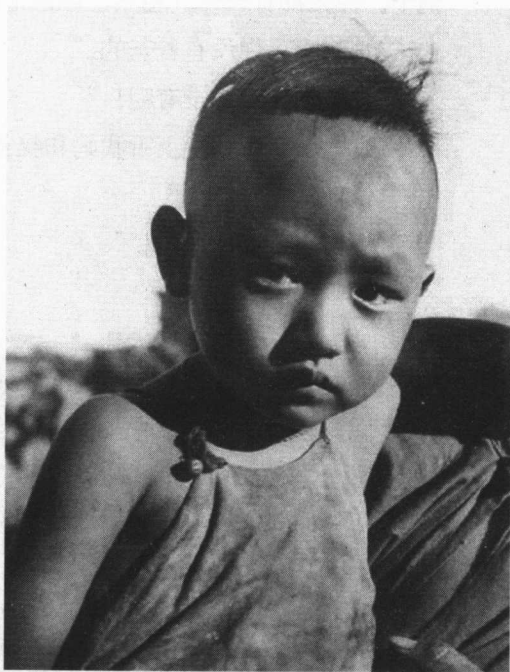
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门。这不是他常来的地方。

“你呆在底下。我去打，你捡。”环哥盘了双臂熟练地嘱咐着。

“不，不。我爸爸不准动这树。他留八月节雇人打下来，送衙门上司的礼。”书生记起年年张老爷一口袋，赵老爷一蒲包地送。留在家里的只有两饽饽盒子，而且是小个儿的。

“干么雇人打呢，真是饭桶！来吧。瞧——”环哥朝拳头吹了口气，便把一只脚蹬定那枣树的一块疤痕，双手一抱，就离开地面了，吓得立在地面上的同伴直嚷留神。

“算什么！这白玩儿！”说着，环哥敏捷地掉换了三脚两脚，小小身子已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里了。随着，运用了小身躯所有的气力在那树枝上蹦跳，立时树叶如暴雨似地刷刷的摩擦了起来。长圆的枣，满红的，半红的，甚而青青的，都如雹子似地噼哩啪啦地坠到墙根下，



穿肚兜的小男孩

坠到熟菊花茎下，坠到表弟脖子上了。立时，羞怯的孩子也为这阵寒雨兴奋起来，乐得屈下腰去，选红的向兜里揣。

树杈上的环哥也忙爬了下来，用更捷敏的眼光选拾地上的果实。

环哥一壁脆脆地嚼着，一壁骄傲地说：“这，这不算什么！我们家里的树比这两棵还壮。结的圆枣有这么大——”说着环哥用两个手指圈成一个大大的圆环。

“你爸让你上树吗？”表弟关切环哥在家中的自由。

“我爹有半年多不在家了，”环哥夸耀地说，“我爹在北平有了阔事情。北平是顶大顶大的地方。比这儿还阔多了。北平有一千辆一万辆车。什么都有——”忽然，环哥记起昨晚妈嘱咐过的话来。

“别瞎吹，你没有爸爸的。”

“你敢说！你才没有呢！”

“别急，我昨儿晚上听我妈和我爸说——”

“说什么？”

“说你爸不要你们了！”

俯瞰老北京密密匝匝的老房子





“放屁！”环哥挽起袖子来了。

“还说，说你爸是个该死的东西。丢下了大姨，在北平娶了一个顶坏顶坏的女人。”

“你瞎说我揍你！”环哥一把就抓着表弟的领子，啪的一声，环哥的手掌落在那细嫩的皮肉上，随着是表弟的哭声。

环哥丢下领口被扯破的表弟，丢下那些“臭”枣，狼狈地走出院门，和慌忙奔来的姨母撞了个满怀，就一直逃回厢房去。

看了环哥身上的泥迹，妈着起急来了。

“又造什么孽了，小鬼！”

“妈，”环哥噙着热泪扑到妈怀里，“爸不要咱们了吗？”

环哥委屈地学说了一遍刚才的事，问：“妈，妈，顶坏顶坏的女人是誰？是不是偷咱鸡的张大妈，还是赵家那不讲理的丫头？”

妈只托着腮，由窗口望着飘在暮色里的炊烟，茫然地摇头。

晚上，姨到房里和妈说呀说呀说到半夜。环哥蜷在被窝里酣睡了。朦胧中，他只听姨说了许多声：“姐姐，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主。”

等环哥醒来，那只柳条箱又已捆好立在门口了。姨父微笑地走进来，摸着下颏，用极温善有礼貌的语调说：“地方有的是。都是自家人。干么这么忙着走？”

环哥用赞同的眼色瞅着妈，但妈却用勉强的微笑朝这温善的人摇着头。

一九三四年九月

落日

天蒙蒙亮，孩子竟破例不等人捶，自己便睁开眼睛了。他做过一个怕人的噩梦，在梦中，还听到了妈妈苦痛的哎唷声。醒来，看见她正蜷卧在炕的一角，辗转地翻着身，呢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呓语。

妇人的眼神今天的确有些不同了。那不仅是疲倦，而且近于消散。几日夜来和高烧的挣扎已耗尽她所有的精力。如今，照传说，她的魂灵也许早已“出窍”了。她浑身烧得像火盆，尽喘着气，随口带出“哼哼”或“给我口冰水啖”的哀求。

三天来，孩子严格遵照一个没有常识的长辈的叮嘱，什么凉物也没让妇人沾嘴。当她内脏炎烧得忍不住时，她竟抽咽着哀求她的孩子：“乖，看妈养你一场的份上，递我块西瓜。我肠子快烧断了。”孩子为那恳求所感动了，但他仍咬住下嘴唇，狠心地朝墙摇着头。他小心坎上是说，不成，我宁让你疼，可不让你死！

如今，他再也无法坚持了。他趑着小脚鸭跑下地来，到条案边慌忙倒了一杯昨晚才汲来的井凉。及至碗挨到妇人唇边，他又游移了。记起那个长辈的话，他还想夺回来。但那两片烧烫得发紫的嘴唇凑近那沁凉的碗沿时，竟狂喜得有些痉挛了。她头部略仰，双唇便如钳子般叨住。无神的眼睛睁大了分外可怕，喝井凉时那种贪婪狼狽神情，完全不像她平时的娴静端庄了。脖颈间每一条青筋都随了她喉咙的动作高鼓起来。

——她这是怎么了？

孩子喂完了水，还茫然地握着空碗，呆立在炕沿。他觉得屋里有些阴森森的。半晌，他才用小胳膊遮了脸说：“妈，妈，我有点怕！”

妇人这时稍稍清醒了。听到这话，她无力地由被里伸出滚烫瘦削的手，拉住孩子说：“亲妈，怕什么——”然后，又竭力抬起眼皮，仰着立在地上她养育了十二年的孩子，泪汪汪地问：“乐子，妈要是死了，苦命的孩子，你可怎么好——”

啊，陷在痛苦思想中的孩子，这时小脑袋像是重重地挨了一棍子。他咕咚跪了下来，搂紧了妇人的头，呜咽地求着：“妈，妈，你不许死，你死我也——”

这时，妇人想咽下的泪终于还是沿着那清癯的额部淌了下来。她尽摇头，断断续续地啜嚅着：“不，妈不死——乐子好好念书——给妈争气……”

时候虽然还早，一个初入工厂的学徒却应该动身了。几天来，为着想留在家里服侍母亲，孩子曾试着告假。那个为洋人豢养的地毯房师傅却把脸一耷拉，说：“你妈病得得着谁！不想干，走你的！”晚上他一学舌，刚吐露“不干就不干”的口气，就为正发着烧的妈妈拦住了。她随哼唧着，随讲给他听：“不行，我辛苦一辈子为的是是什么！好容易有这么个半工半读的地方，你怎么一来就没长性——”

于是，孩子只得推开门去洗漱了。

这时，熬了一夜的胖姐姐还在外屋里昏睡着。往常，孩子是喜欢恶作剧地用什么线头来探这个好心姑娘的鼻孔或耳朵眼的，今天他没这兴致了。他甚至轻踮着脚尖。在不幸的遭际中，孩子学得有些懂事了。

立在窗檐，他听到婶婶房里有啾啾的私语声。他好像听到一句：“……可也真不轻，找个大夫也好，不然，一副棺材总得二十块，连搭棚……”那个打算把他说个愣。他奔回房里，想哭，胖姐姐却揉着眼睛进来了。

胖姐姐把十个铜子的饭钱塞到他口袋里后，就向门外推他。她用沉默告诉他：去吧，什么都有我呢。他很踌躇地向外走。脚踩着门槛，他又返回



冬季街头的小男孩

了身。

他一直扑到妇人身边，用小胳膊紧紧抱着妇人的头，并把小脸蛋贴近妇人的花白头发，喉咙里哽咽着：“妈，妈，今儿我关工钱。我挣钱了！我给妈买好吃的——”

这一路，他尽盘算着。一生，他这是第一回挣钱，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如果妇人不曾病，今天娘儿两个瞅着那把钱不知该高兴到什么地步。然而此刻他却没有这心情。他一路上净留神着道旁的店铺：南货店的柜台上悬着整只的火腿，大碗居门前晾着成屉的肉馒头，然而他更看中的是一个鲜果铺，他爱那映眼的颜色。他可还不知道今天究竟关多少钱。曾经有一回，他妈为他买到一些南方产的奇怪果子，黄澄澄的，说是“皮包骨”，逗得他们娘儿两个笑成一堆。他想，今天该买点什么逗她呢？

这么盘算着，他又走进那个霉湿阴暗的地毯房了。在那里，作为一个学徒，他的工作是缠绕羊毛线团。对一个耐性有限的孩子，没有比这个再“磨人”的了。然而更磨人的是那些铁心肠“师兄”们的虐待。干活的家伙既然全是铁的，打起人来，最顺手自然也是那铁的剪刀和钹子。对于近来心神常怔忡不定的乐子，刑具光临的机会就更多了。

今天，师傅分给他缠的是一束灰羊毛线，是最不爽手的一种。他接过那束线来，垂着头，兀自走到一个黑黑墙角，盘腿坐下来，缠起手边的线了。暗灰颜色衬着一颗暗灰的心。

这是月头领钱的日子。地毯房这天照例异常热闹。早晨便有一个工头来量各块活计的尺寸，凭了那个，每人下午便可以领到一笔钱。那个耳后夹着管铅笔的人在填写账单时，竟没理会到躲在墙角眼神发直的小徒弟。他临走时还问了一声：“落下谁没有？”然而这时，墙角那个小徒弟却正在沿着灰色的毛线揣想着婶婶到底请不请个大夫治他妈妈的病。

正午，饭铃一响，板上活蹦蹦地跳下来许多大声唱着的人。他们约着今天去大碗居吃一顿卤面，然而乐子一个人却躲在那里，失掉味觉地吞下一块干饼子。等到师哥们回来时，他闻到了强烈的酒味。他们坐在板上还没结没完地划着拳玩。

“喂，小兔崽子，今天关饷，你孝顺我些什么？”一个织牛毛毯